



## 那座集市廊

■ 何慧

定安第一座集市廊位于定阳古城现今的定城镇东北门社区，是古城的繁华才有了它，还是有了它很多人来此赶集贸易才使古城繁华？似乎互成因果。如今，集市廊已不存在，但对于在集市廊长大的80、90、00后来说，那儿留有伴随他们成长，无忧无虑的孩提记忆，对于70后甚至是更远年代出生的人来讲，那座集市廊留有那个年代的印记。

### 他们的回忆

听老人说那座集市廊是在民国时期建起来的，前世纪五十年代初改建，有近百年历史，起初，集市廊没有被拆前那么长，那么宽，只是一小段。重修改建后达到了四五百平米，但依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。

据80多岁的老奶奶讲，在她小时候，日本兵曾在离集市廊不远的老县衙驻扎，他们来过这里，有的日本兵还给奶奶和其他的本地孩童糖果，一起做游戏，他们会讲汉语，估计是日本人抓的中国壮丁，因为其中不乏台湾人。

据父辈讲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全县各地的集市贸易是在一块空地上开展买卖的，而这座高大宏伟的建筑是当时唯一可以遮风挡雨的集贸地。这里汇聚了卖米、卖菜、卖肉等摊贩，是全县最热闹的地方之一。那个时候，全城的人都知道并记住了这座集市廊。

集市一般在下午就收了。晚上，集市廊便冷清。由于附近居民的家紧挨着集市廊，集市一散他们就忙着清扫，给自己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。夏天，附近的居民常在夜里聚在这里聊天、娱乐，点上蜡烛围坐打“三行”（定安话，一种古老的纸牌游戏，小条的长方形纸牌有“帅”“兵”

“车”等类似中国象棋里的棋子称呼，按规则出牌，一般老人玩得多，现在很少人玩这种纸牌，这种纸牌也趋向消失）。

前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东北门社区便在此成立东北门文化室。到了晚上，居民们搬出两张台球桌和一台18寸的黑白电视，人们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打台球，男女老少还从家里搬出小凳子围在黑白电视前看，“555电池”和“68电线”的广告在当时是很热播。

### 我的记忆

我是个在集市廊长大的80后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，那是80年代中后期，看到集市廊只有黑猪仔在贩卖。到90年代，东北门文化室由于缺乏管理而徒有虚名。

90年代，经济的发展，时代的变迁，家家都能买上黑白电视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化着，街坊邻居也就不再围在一起看电视了。随之变化的还有，在古城外，盖了更好、更先进的集贸楼，还是两层的，那里可以容纳更多人做农贸和商品买卖活动，很方便，黑猪仔的贩卖交易地也往外迁了。

90年代中期，集市廊已失去了买卖贸易的功能，而是被附近居民用来娱乐休闲，堆放杂物，充分利用的空间。附近居民办娶妻嫁女等喜事，还会在集市廊摆上几十桌酒席款待亲友，每到这种场合，集市廊又恢复了过去人声鼎沸的热闹。不是因为交易，而是人们互相祝福和礼尚往来寒暄的喜悦。平常，这里还是孩子们做抓迷藏、丢球、跳字格等各类游戏的乐园。我还记得每到晚上就有很多蝙蝠在集市廊里飞来飞去，偶尔掠过头顶和耳边用翅膀碰触我和我的小伙伴。

上小学的我在语文课本上读到一篇关于蝙蝠的文章，蝙蝠用超声波感应物体所以它不会碰到障碍物。于是，我想，蝙蝠喜欢跟我开玩笑。有时候在白天会看到这种掉在地上，只在黑夜出没的动物，当然是死的。我仔细观察这种长得像老鼠却又有翅膀的奇怪动物，难怪老人们称它“飞鼠”。然而这种奇怪的动物并不是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才存在的。舅公跟我说过，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果腹都成问题，更别提肉是什么滋味，他曾用弹弓打下蝙蝠煲粥给病人喝。但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发现蝙蝠越来越少，当然不是因为人们打蝙蝠。

进入新世纪，2000年，我夜里从集市廊经过，却未发现一只蝙蝠。我知道，集市廊的蝙蝠跟我们永别了。跟变化的环境有关还是跟人有关？或许都有。白天不知道它们在哪儿。那个时候，紧挨集市廊居住的居民在集市廊利用闲置空间，每天在里面烧火做饭。每到端午，附近居民几乎都到这里煮十几个小时的定安黑猪肉粽，遮风挡雨的集市廊能保证通宵达旦的火越烧越旺。古城居民在老建筑里，用传统工艺酿成定安几百年的特色美食，那是一道既特别又百姓味十足的风景。或许常年的烟熏，蝙蝠也只得另觅他处。

2003年我离开家上大学，放假回家，或许是许久不见的缘故，发现集市廊的石柱明显开裂，人们只得用铁丝栓绑住，横梁和瓦片也摇摇欲坠似的，居民们自发对其进行了小修缮。我知道每个东西都有它的寿命，寿命的长短跟“养生”有关。

### 抹不去的印记

近几年，我发现它是越来越



定安第一座集市廊。叶彦彤摄

老态龙钟了，我禁不住担心哪天从这里回家时，它生气地掉下几片瓦跟我开玩笑。但它还是像个倔强的老人硬撑着，裂开的石柱、布满虫窟的木梁、黑色青苔掩映下的白墙壁……这种因年代累积呈现的“病态美”吸引越来越多外地人来参观，体验老建筑的年代感。这座被废弃的旧集市廊，因为这些人的相机、画笔变得高大上起来。2012年电影《三六巷》剧组在此取景拍摄，剧组在集市廊还了它年轻时的样貌，有卖米的、卖酒的、卖鱼的等等。

2014年6月18日，集市廊顶部部分坍塌，掉了部分的横梁和瓦片，附近的人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所幸的是没有伤到人。出于安全角度考虑，它被拆了，就像得不到医治的病人一直苟延残喘，最终寿终正寝。集市廊成了一片废墟，看着一地的碎瓦，附近的居民议论纷纷，它存在的时候给居民们遮风挡雨，好让他们在它怀里惬意地休闲娱乐，它寿终正寝之前发出危险信号没伤及人，人们甚至扯到了它的“灵性”。

最近，我从外地搭车回到定安，再转坐三轮风采车回家，还是改不了口把集市廊说成原集市廊，司机回应说，不是被拆了

吗？还带上似乎安慰的感叹：“可惜啊！”拆了就没了，这个曾经除了被古城居民还有城外居民当成地标的建筑消失了。

日新月异的年代，人们可以建造出比它更好的新建筑，寿命更长、更坚固，但我总觉得，一些年代久远的东西，历经那么多年或许对往后的考究能发挥它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就如电影《三六巷》剧组为拍年代戏，找到这里，真实地呈现那个时代的面貌。被拆，或许它还达不到被保护考究的价值，或因为它不想伤及在他怀抱下长大的孩子。

所幸的是，现在人们记忆消失的东西，可以不会随年岁而模糊。在文字、摄影和摄像中出现过的定安旧集市廊，存在在抹不去的文字中，还可以真实地存在在摄影和摄像中，但任人们再怎么想都触摸不到。因为我同古城现在的很多居民一样，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是历经了几个朝代还存在的，有生气的古城。

城市之历史有其繁华和衰落的必然规律，古城的建筑物一砖一瓦都蕴含着时代的历史文化，历史的进步，是从古城的废墟中走出来的。人们怀旧的感情，对古物的怀念是不易消失的。

## 乡间流萤

■ 徐学平

那夜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在梦里我还很小，依旧粘在好久不见的老外婆的身边。小河吹来草叶的清香，浅浅的荷塘，把夏季托在一望无边的清凉夜空下。我和姐姐在捉萤火虫，外婆却嘱咐我放掉它们，她说，让它飞啦平仔，千万别碰那些屁股着了火的苍蝇。

捉萤火虫是童年“夜生活”的。外婆纳凉的时候，我和姐姐最爱在后院消磨。因为怕黑，远方的荷塘是不敢去的。然而，总有一两只亮着绿光的萤火虫偶尔从远处飞来，像流星似的掠过后院，稍不留神准错失良机。于是，找一个大塑料袋，一见绿光划过我就像魔似的乱挥一通，但往往只捕捉到一袋子的晚风。姐姐就比我强多了，只要连跑带跳一挥一罩，小家伙就得乖乖就擒了。萤火虫身长一分，它一点也不像苍蝇，倒有点像小蜜蜂。爱上萤火虫，因为爱上它腹底那一盏小绿灯笼，但上刚被捉的小家伙大多不肯亮

灯，大概那也是种反抗吧。不过不要紧，只要用手指头轻轻往它的腹部一按，它就受不了而亮灯求饶了。

怀揣装着萤火虫的塑料袋回屋，把它们放飞密封的蚊帐里，熄了灯，躺在床上看它们幽幽地亮着，仿佛闪烁着满天的星星。我尤喜在此情景下，去体会这一份恬静的优美。睡意浓时，便捉两只放在枕边陪着我甜甜地入睡，说不定梦里也许还能捉到一只萤火虫哩！

转眼十多年过去，生活的空间处处高楼林立，城市的繁华逐步吞噬所有的乡村，霓虹灯把夜晚装点得如同白昼一般，而此地，以后要真切地看到一两只流萤，享受一下那种真正属于大自然的幽光，恐怕也是不易的了。

外婆已经病逝多年，姐姐早已出嫁了。岁月一天一天地增加，我也一天一天地成长，可萤火虫却永远是那么小，那么可爱，那么晶莹，象童年。

## 思念

■ 陈海金

每当风起  
一串悬挂心扉的风铃  
便碰落回忆的情节  
我知道 时至深秋  
该收割的稻穗  
早已收割  
该飘落的树叶  
早已飘落  
怀揣的梦幻也已变黄  
为何 为何不见你来摘采  
原以为将泪水混入白露  
伤心的表情便成为一轮孤月  
深埋黑夜  
不曾想 你是一朵浮云  
只在眼前轻轻飘过  
从此 想你  
总下起一场春雨  
让小小的泪腺  
一次又一次 涨潮

## 山村游

■ 吴平刚

离开热闹的城市，  
在静美的百里百村行游。  
驿道曲折延伸，  
山乡树绿花香景色优。  
穿山谷橡胶林海，  
入山村柳花香似酒。  
村野处处风光好，  
农民富裕村村耸新楼。  
天池映影漾清波，  
山溪泪泪水东流。  
山村编织美好的梦，  
悠悠情思在山村停留。